

一部充满智慧、才情、惊世骇俗的力作

难为情

刘弢
著

韶华落尽再回眸
靥笑春桃又枉然

作家出版社



难为情

刘弢
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难为情/刘 弢著. —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2004. 4
ISBN 7-5063-2957-3

I. 难… II. 刘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31353 号

难 为 情

作者: 刘 弢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星

封面插图: 刘亚苹

内文插图: 马 嵘

封面设计: 李 辉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: 100026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389299 (邮购部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http://www.zuojiachubanshe.com

印刷: 毕诚彩印厂

开本: 880×1230 1/32

字数: 250 千

印张: 9.75

插页: 8

印数: 001—20000

版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2957-3

定价: 19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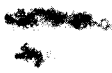
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三十年后的九十年代末，每当方教授去儿子学校开家长会时，站在这片熟悉的校园——这也曾是他的母校，尤其是面对那幢百年历史的崇文楼，听着身旁年轻人的器嚷，常有种旧梦重温之感。眼前浮现的不是以这个繁华都市为铺陈的校园，而是一片红色海洋的教学楼，贴满墙壁的标语大字报以及高昂的歌舞口号。那时的自己因为背上了“黑五类”的锅子，从此羞于革命，怕见串联，终日在血统论和出生论里困惑。同时亦要培养分裂的双重人格：一面崇尚知识，一面在愚昧中反思；一边要和父亲划清界限，另一边却要靠着父亲的绵薄工资度日。那时的青年，因为祭坛上的狂热和愚忠，在自己的悲哀上演之前先为社会编排了一幕悲剧。

他是老三届的一代，年轻时代的失去自我成为挥之不去的烙印，常使他以过去之事警醒儿子珍惜现今的好时代。这无疑是老一辈的教育套路，近来如此教导儿子时渐觉底气不足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有阅历的人对于过去的事情，常常是无可奈何花落去，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忆苦思甜的教化不过是不假思索的一种模式，当意识层面被丢却后，潜意识中有意义的观念则控制整个现实思想，直至后来，在儿子充满稚气的灿烂微笑下，方教授的春风细雨竟成了吞吞吐吐的自圆其说。他这时往往是以一些较不明显的字眼来取代那些会泄露意义的表达，生怕会让儿子看出什么似的。

好在儿子方思哲毕竟是年轻的一代，对于历史缺乏纵深的感



受，只是好奇和叛逆，至多假扮天真地说一句：“你们当年的生活多么充满了战斗的豪情啊！虽然有些坎坷波折，难道不活得精彩吗？怎似我们在填鸭教育下的悲哀呢。”他这么说，是多年来和父亲斗谋比智的结果，在民主化进程并不十分顺利的传统中国家庭，含沙射影也许是最好的表达方式。小时候的方思哲十分贪玩，又因成绩不佳害怕责打，做过一首小诗：“孤灯望子吟，只盼子成龙。棍棒提在手，何谈父子情。”原只盼着这诗打得动铁石心肠的老子，引发他内心的愧疚，不想方教授一怒之下和上一首：“无需对孤灯，只要肯认真。成绩列前茅，父子情更深。”这种不合教育原理的家教从此在思哲幼小的心灵生了根，好在日后考学的道路上，这小子虽然顽劣，却也不乏几分悟性，好比马戏团的特技演员走钢丝，看似摇摇摆摆，倒也有惊无险地一路杀将过去，考入了市重点的光华中学。他算是一只脚踏入了大学的门槛，而且和老子是隔了三十年的校友，因此方教授心情大好时允许儿子尊称自己一声大师兄。

光华中学位于闹市中心，四下里车水马龙，高楼鳞次栉比，隐隐有峥嵘轩昂，昌明隆盛之相。光华连续几年被上海市誉为花园单位，虽谈不上阶柳庭花，但那一草一木，格局精巧，再配上风雨萦绕之声，不失为修身养性的好去处。只因学校体制刻板严厉，免不了被学生称为“绝情谷”。学校的盆地似的气候从未发过慈悲，冬天里寒风凛冽，夏天却是暑气积郁，难以蒸发，直到每年的中秋以后，也就是九月中旬，整个城市才“天凉好个秋”地爽朗了。校门口那株繁茂的法国梧桐才会略见些风吹枝摆的痕迹，落下几片金光圆润的叶子，散发出一缕灿灿欲燃的清新甜香。

早上的阳光透过宝石蓝的天空，穿过枝叶的缝隙，洒下点点金灿灿的光斑，温暖迷人。刚过了七点半钟，晨读的铃声响了第一遍，背着书包的学生都匆匆忙忙涌入。一部灰色的凌志此时却不紧不缓地停在道旁，车门开处钻出个松松垮垮的家伙，约莫十

六七岁年纪，看情形也不过是个学生。他满身的倨傲，整脸的懒散，低头向司机吩咐了几声，便挥挥手径自去了。那举止洒脱得无半点造作，是最自然不过的公子气，要让人感到贵贱之分的。

这小子矮矮的，没有都市男孩的高头大马，好在老天还算公平，让他既不肥胖亦不瘦弱，当属健壮那类。他的肤色是黝黑的，黑得新鲜，黑里透着红，让人联想起佛罗里达州海滩的日光浴。他父亲是个有实权的干部，可他并没有继承父辈的革命传统，却很有几分资产阶级自由化。他的人生信条极其简单，那便是吃得好穿得好，一生有意义。他的名字叫秦圣，听那谐音注定是要少年早熟，桃花运不断的，可他虽然情商开发得早，却并没有什么出息。初一时暗恋一个叫齐颀的小姑娘，以后的岁月里奉若神明，藏头缩尾不敢有一句暗示。好容易和那女孩考入同一所高中，却又好事多磨不在一个班。他甘愿自贬身价，让老子托了人事关系，找高校长帮忙，从师资配备力量最好的章主任的重点班调到那女孩所在的普通班级，还美其名曰“宁做鸡头不做凤尾”，如此和那女孩的距离锁定在五米之内，从此天下太平。

秦圣刚走进教室，看见众人都围着胖子，议论纷纷，热闹非凡。胖子是班里消息灵通人士，语言表达能力还凑合，假使《第三次浪潮》所言是真，那么胖子在未来信息时代必可大展宏图，所悲的是早生了几年，只能把多余的所知所闻权当脂肪存在身上。他比画着说下午学校有演讲赛事，高二年级每个班都要派人参加，听说市里有记者来，大家在讨论让谁去呢。

正说时小班主任愁眉不展进来，说道：“你们吵什么吵，都是一群上不了台面的家伙，平日里倒会各逞能耐，现在哪位行行好，帮帮忙吧。张家崎你是宣传委员又是班长，班委关键时刻可要为集体出力，没办法了只好委屈你了。”

那个叫张家崎的男生，名字女里女气，人也是极白净斯文的，如果有导演要挑选什么正面角色，苦于他是这班里惟一拿得出去的男生，因此常有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此刻他合了手上的书本，叹了一口气，慢条斯理地道：“不是我不关心班级事务，下午

雅

文

集



就要演讲，老师你怎么才通知，叫我如何准备？”

年轻的小班主任其实也比这帮学生大不了多少，还学不会克制情绪，听了愈是恼气道：“我也是章主任刚刚告知的，反正唱主角的是她班上的王亚鹏，荣誉也是她班的，我们是不敢和她争的。”

“哎哎哎，怎么老长他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？”秦圣算是听明白了来龙去脉，扔下手里的PUMA包，皮笑肉不笑道：“我看章主任的班级也没什么了不起吧，除了会跟跟形势，树两个典型，其余的哪点比得上我们了。”

小班主任好不感动，十分怜爱地手指点他额头道：“自从你来这个班级，给我淘了多少气，就数这句话中听，你这么有本事，要么……”她用眼神把秦圣上下瞄个没完。众人早有此意，就在下面一起鼓动叫好。

秦圣拨开人堆跳出来嬉笑道：“小爷虽然是行云流水、无所畏惧，不过杀鸡焉用宰牛刀，我竭力推荐我的好兄弟，保险可以扭转乾坤。”小班主任眼前一亮，轻叫一声：“我怎么没想到。”她把教室扫视一遍，忽又满脸愠色道：“你不说我还没发现，好个方思哲，晨读课都要结束了，怎么到现在还没来，刚开学没多久就敢迟到，我今天偏在这里守株待兔，看他怎么说。”秦圣这才见了那空的座位，只怪自己多嘴，暗暗叫苦。

方思哲原本只想在校门外多溜达片刻，依着往常的经验，小班主任只在早自修教室逗留片刻就走，绝不会平白无故发现空出一个座位。选择在晨读和第一节课的边缘时间混进教室，有百分之九十的安全系数，只要张家崎不告密的话，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是被兄弟秦圣“出卖”了。待到听闻班主任要叫自己去演讲的事情，更是脸红一阵白一阵好似半生不熟的番茄，他拱手告饶道：“我是粗人，不登大雅之堂，别叫人笑话。”小班主任便拿迟到的事情威胁他，扬言要罚他扫地，假使他肯为班级出力，那就既往不咎。

方思哲一边瞪大了眼表示不屈服，一边迟迟疑疑道：“怪不

得我来时见章主任班级的王亚鹏穿了一条短裙，想必是为了演讲比赛的，人家已经把口才艺术武装到了裙子，你看我还能有指望吗？”小班主任见他语气有些松软了，马上哄他道：“我们是男孩子嘛，也有自己特点的，你要真羡慕人家的裙子，我借一条给你穿。你现在就准备起来吧，是个关于爱的主题，你随便讲讲了，不要怨我，是你好朋友推举你的。”秦圣怕被好兄弟埋怨，不敢去瞧思哲的眼神，便涎着脸倚在门边道：“我早就看穿了，王亚鹏那裙子是个冒牌的大路货，还号称积姬丹奴呢，解放思想也要实事求是嘛！不过人靠衣裳马靠鞍，好马配好鞍，待会儿我替兄弟弄套真的阿曼尼的西装来，站上讲台还能比那婆娘差？”

果然下午第二节课，秦圣那小子溜了号。待到演讲会即将开始的时候，班上的电视机已经打开，学校有线网正转播着演讲主会场的情况。方思哲见那阵势，慌得原本肚里临时拼凑的腹稿，仿佛被人拎起来抖了一抖，散成了一节一节，只剩下些鸡零狗碎的小话。没办法正硬着头皮要动身，秦圣从后门三步并作两步跨进来，抱着个纸盒气喘吁吁道：“总算赶上了，行头行头，凑合着穿吧，总比你身上的校服体面些。”他打开盒盖，赫然是一套名牌西服，外饰闪闪发亮的玻璃纸，拆封有股淡淡的棉呢气息。还没等思哲问他哪里来的。胖子便抢在头里道：“秦圣你小子可是腐败到家了，又从哪里打来的牙祭？”秦圣越发得意了，涎着脸道：“从我老子的地盘借来的，欣欣服饰行的老板娘和我家熟，借了就还，又不白拿她的。”思哲见他黝黑脸膛上满是汗珠儿，不禁心头一热，想这小子既热心又有门道，自己可也不能叫人小觑了。想到此，他一时间勇气倍增，虽是心里还没底，胆子却陡然大起来。

换好衣服到会场已是迟了，讲台上的王亚鹏正娓娓地讲述她和章主任的一段师生情。她用高八度的颤音来显得感情充沛，太刻意了，听起来像是断了弦的二胡，几乎有些凄厉了：“我们的老师呀，她有着慈母的心肠，这就是爱呀。”她的大眼睛眨巴眨巴的，几欲把满眼的秋波有节奏地递将出来，不过眨眼太频繁和

难

4

借



机械了，好比动画片里的人物，只衬得那张脸的其他部位如潭死水般呆滞。

方思哲先是暗笑年级主任成日里凶神恶煞似的，哪有半点慈母情结了。后来便觉得冷，座位直对着后门，走廊里蹿来入秋的西北风全往脖子里灌，忍不住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，给台上的煽情添了几分幽默，引来一小片偷笑。年级主任章老太怀疑他是存心，恶狠狠瞪他一眼，大有秋后算账之意。只是这喷嚏具有人性化的感染力，台上的王亚鹃也似乎眯眼张了张嘴，但最终忍住了，或许是天凉还穿着短裙的缘故，她的腿开始发抖，那引以自豪的鼻音也发不出了。思哲原有些冷眼旁观的企盼，这时突起悲天悯人的大慈心怀，正同情着呢，便轮到自己上场。

台下黑压压的一片，一双双眸子光泽不一，在此起彼落的闪光灯照映下好似满天繁星，台上亮晃晃的，仿佛要把灵魂深处的东西抓出来在众目睽睽下曝光。思哲的腿被后台的风一吹，也开始莫名地发抖，所幸的是身着西裤硕大，不比王亚鹃的短裙暴露在外，不争气的颤抖只供裤管间的交流。

“女士们、先生们！”思哲抑制住发颤的嗓音，吐字还算清朗圆润，中气充沛。台下听众不禁动容，会场的档次一下子从老师们、同学们提升到小资产阶级的雍容典雅，主持人恨不能奏蓝色多瑙河圆舞曲来衬托这不俗的氛围。思哲眼见评委们交互着会心的眼神，显然是被自己镇住了，不由暗自好笑，面对芸芸众生，思哲忆起了卡耐基人性弱点里给人留下好印象的方法——微笑。

“我的演讲也许只有短短的五分钟，而中国人民为追求真爱已等了五千年。今天我所讲的不是缠绵悱恻的情爱，更不是一个纯纯的小女生对老师的爱。那个女孩为了爱护大家的审美需求特地在已近暮秋季节穿了裙子，她的腿冻得发抖，她为了爱我们而不爱她自己，试问这样的爱，我们受之于心何忍啊。”

台下有些感动的笑声，竟以女同胞为多，思哲好不得意，正想趁势调侃两句，但一转念自己也是被硬邦邦的领带卡得透不过



气来，未免有不爱护自己的嫌疑，只得见好就收地住了口，字字清晰地说道：“我是个自私的家伙，我要说的是在这世上我只爱我自己。”

人们鸦雀无声，面部表情仿佛听到了最违背伦理道德的话，惊诧得连抗议也忘却了。思哲暗想放荡得够了，先抑后扬，再吐言不俗之语势必要被轰下台。他如同猜中了人们的心思，再开口时娓娓道来：“如此狂妄的个人主义，这样自私自利的人尚有何面目立足于这神圣的爱的讲台呀……但是，谁不爱自己呢，难道爱自己有错吗？爱克哈特大师说过，真正自私的人绝不懂得自爱，他们只知道不断满足私欲但从未真正爱过自己……”

思哲讲得忘情，原本准备的框架弃之不顾，反而讲了许多荒谬不堪的言语，断无退缩的理由。走下台时，他的腿是机械性的，好似猛地受了惊吓产生的后怕反应，脸也烧了，一颗心简直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，念念不忘刚才的语言手势，反复推敲每个细节，只恨不能看到自己的光辉形象。台下嗡嗡骚动，思哲只觉浑身上下凝聚了千百道的目光，浑身不自在，又瞥见了王亚鹏苍白的脸孔上镶嵌的失落大眼睛，倒有几分无趣。

回到班里就热闹得多了，电视机的声音早已被鼎沸的人声淹没，同学们闹将起来，对着思哲指手画脚，打趣调侃叫嚣嬉笑无所不有，小班主任亦以刷新的眼光笑眯眯地看他：“没想到我班出了人才，班级面子让你挣足了。”

秦圣笑得嘎嘎刺耳，他用庄家的口吻得意道：“这才叫演讲哪，我早就看中这匹黑马了，加上我那套衣服的舞台效果，二等奖我们还不稀罕拿呢。”

“我觉得能拿就不错了，我刚才听说结果了。”张家崎刚从办公室回来，有点幸灾乐祸地冷笑：“思哲兄的演讲自然是别致的，不过总有点不对路子，评委们的意思‘爱自己’立意不高。”

“我倒觉得蛮有新意的呢，不过，”一个留着短发的女孩俏红着脸说：“方思哲，将来你有了女朋友，一定说爱她胜过爱你

难

4

借



自己。”

思哲笑道：“我爱她因为她爱我，远比自爱来得温柔体贴，何乐而不为，这还是间接地爱自己。”

“好了好了，不要恶心了，二等奖也不错了，一等奖总归是章主任班级里的人，评委都是本校老师，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嘛。”张家崎笑着眨眨眼道：“思哲兄这次你运气了，Miss wu 你来对他说吧。”

小班主任笑盈盈道：“我以前还没发现你这么能言善道。刚才和张家崎商量了一下，他现在工作比较多，以后他的宣传委员职务就由你来担任了。不要推脱！大家鼓掌。”

哗啦啦一片掌声，热闹了一阵子便下了学，大伙做鸟兽散。因是新任的宣传委员就要留下来出黑板报，思哲便走不开了，主题是教师节。教师节已过，只为了上面的检查，颇有亡羊补牢之嫌。正捏着粉笔面壁发呆，后门开了，进来个女孩子，粉色的针织衫，洁白的长裤，冰雕玉砌的俏脸，腮凝新荔，鼻腻鹅脂，有双雾蒙蒙的眸子，蹁跹袅娜、俏生生娇怯怯地立于眼前。侧旁的小班主任笑道：“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，这是本班才女齐顾，协同你出黑板报。”

齐顾亦笑道：“Miss wu，你又开玩笑，在大演讲家前，小女子怎敢班门弄斧了？才不才的可是当不敢当。”

思哲见那女孩笑靥里说不出的娇媚可爱，想秦圣倒有眼光，以前怎的没发现，一时惊愕犯傻，直到小班主任离开还恍然若梦，只是孤男寡女同在空中荡荡的教室，不免抓耳挠腮地窘。

女孩儿皓齿咬唇，强忍笑道：“这样的神态好像不是大演讲家挥洒自如的风范。”

思哲断不料会被调侃，亦有意在她心上造下个大胆的印象，厚了脸皮道：“我原以为做宣传委员是要空守壁板的，岂料红袖添香佳人相伴，实在是美差。”

齐顾俏脸一红道：“老兄什么年代了，还要用红袖添香这个譬喻，你有志要做楚霸王之类，我是不敢自比红袖佳人的。”

思哲笑叹道：“以前一直是你陪张家崎出黑板报吗？这小子昏了头，居然把这等好差事让给我了，可惜啊可惜！”

齐硕蛾眉蹙蹙板脸道：“你这人怎么老是油腔滑调的，不过……”她意味深长眼波流动接着道：“人家也未必以为这是好差事呢，毕竟出板报影响学习呀。哦，或许我多虑了，方同学聪明绝伦，自是不必担心的。”

“哪里哪里，”思哲谦道，“学习乃身外之物，何足挂齿。”

齐硕冷笑道：“等你考不上大学再敢这样说那就酷了。”

思哲自知失言，掩口道：“车到山前必有路，你总听说过‘寄言众儿女，何必觅闲愁’这句话吧。”

齐硕亦嗔又喜道：“你就知道拿这种浓词艳藻哄人，哪肯说半点真心话。”

思哲见齐硕嘴角边漾起个小酒窝，粉光融滑，不禁心头一荡，坦然道：“现在的女孩子都前卫得很，这种骗法恐怕早就过了时，说真话我以为学习也是讲求缘法的，倘或为了追名逐利一味苛求反倒是学不好的。”

齐硕笑靥逐开道：“方同学好高的悟性呀，听你口气却像是潜居幽谷的世外高人。”

思哲脸红道：“可惜，我一学习就无法不想到高考前途，毕竟还是俗人，偏偏还想卖弄清心雅趣，倒让姑娘见笑了。”

齐硕看了他一眼笑道：“你当然俗啦，穿着秦圣腐败来的衣服上台自命清高，大谈什么自爱，果然没羞。”

思哲狼狽地辩解道：“你可别污蔑我兄弟，秦圣的手段虽说社会化了些，可他是好人，反正我也不是什么谦谦君子，何必在乎呢。”

齐硕扑哧一笑道：“是，他是好人，你们都是性情中人，too active。”说着幽幽地叹了口气道：“你今天演讲台上何苦要折损人家王亚鹃，得罪了年级主任章老师，评不了奖倒也没什么，只是以后有的你苦头吃了。”

唯

之

惜



思哲心里本也觉得不妥，这时有些后悔逞一时之快了，但见齐颀一副我见犹怜的小模样，便不在乎道：“有句话说是‘她强由她强，清风拂山岗；她横任她横，明月照大江’。我以后只不去招惹她罢了。”齐颀笑道：“哎呀，板报还没出呢，就顾着和你瞎扯。”思哲也笑，随手拿起了粉笔盒。

出完板报与齐颀出得校门，天已半黑，凉风袭来，两人都没说话，似乎各有心思。走到车站，正有一对本班小恋人，原是拉了手的，神情亲昵，见了本班同学又慌得松了开来，彼此倒不认识似的。思哲忍不住想笑，齐颀也见了，低语道：“My god.”好在天色昏黑，四人都瞧不见彼此的脸色。好容易等那一对走开了去，思哲吁了口气自解尴尬道：“好冷的天。”

“是呀！”齐颀笑道：“可也有并不怕冷的人在。”

远处，成都路高架桥亮成了一条火龙，拦腰截在幢幢摩天大厦间，苏州河对面光怪陆离的霓虹竞相闪耀，勾勒着夜上海的幽魂。天上隐隐有雷声，凉风阵阵，像是要下雨了。

二

下了一夜的雨，思哲天明醒来，脑里迷糊的全是昨夜记诵的有机物分子式，搅和在一起像是发了酵凝成醇厚的酒曲，一点点潜入脑髓。窗外，秋雨淅沥，对面斑驳的粉墙早被打得湿漉漉的。天色幽暗，也辨不清时辰，更无心体验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滋味，思哲把被子蒙了头，昏昏又睡。

醒来时早过了八点，迟到仿佛成了逃脱不了的惯性，眼见在劫难逃大限已定，思哲也就并不怎么慌张了，这觉睡得结实，纵使迟到也算是有所得了。父母已起，正在若无其事地用餐。思哲早不敢奢望让他们叫醒自己起床，娘老子的教育有些西化，他们要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和独立意识，睡过了头理应付出代价的。岂知儿子的镇定自若也着实让父母吃了一惊，心里自叹儿子的闻惊而不乱，以不变应其万变，实为王侯将相之气概。思哲暗怨他们的迂腐教育，拎上书包淡淡打声招呼要走。母亲的心是肉长的，到底沉不住气了：“早饭不吃，这怎么行？算了，以后还是叫你起床吧，长此以往你的胃要坏了。”当教授的老子说：“坏了也是他的事，不懂得照顾自己才是活该。”思哲自残躯体的苦肉计竟未见效，惟叹老子的谋虑见识，转思饿了自己毕竟愚蠢，悻悻地只得坐下吃饭。

第一节课果然迟到，恰恰又是马克思主义原理，因为是副课，执教的年级主任章老太更是敏感，每每怕学生有轻视这门功课之意，课堂规矩定得极严，但有捣乱者必受极刑以正风纪。思哲隔着虚掩的前门依稀可辨章老太森冷的声音，一想到昨天演讲

难

希

借



的事情，心下先怯了，只想溜之大吉。但一转念旷课又是罪加一等，权衡再三，硬着头皮推开了班级的门，脸上绽开个天真无邪的笑，叫了声报告。不想章老太早就淡化了母性，无法被思哲的可爱感化，余光里见了，讲课依旧，不怒自威。思哲讨了个没趣，笑容僵在脸上，愈是衬得傻了巴叽。

下边已有人在掩嘴低笑了，思哲又急又窘，只感到在门口每一分钟都是折磨，每一秒都是煎熬，虽然竭力镇定，但那烧红的脸膛正老实不客气地向众人昭示自己的心境。他实在摸不清章老太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年级主任原先的计划是不露声色，平静中酝酿战机，先冷落羞辱他一番，让他自己开口认错。可她低估了思哲的魅力，时间拖得愈久，班里就有更多学生的注意力被那小子勾去，最后几乎没法教学了。章主任不得已瞥了思哲一眼，见他站在走廊里吹风发抖、抓耳挠腮的落魄样，也略觉消了口气，可还没消尽，仍要点明利害，便开口道：“你不是在讲台上说要爱自己吗？现在怎么不爱啦，你不爱老师，老师也不爱你，就让你站在外面，看这滋味好受不好受。”思哲气得扭头就走，尽管豁出去了，到底心虚，转身虽快，步子却慢，丝毫不显一鼓作气后的利索。章老太怕他憋头倔脑，出得校门给车子撞了，暂时忍气道：“你先坐下，中午再和你算账！看看你浪费了大家多少时间。”

正应了这句话，下课铃便骤然响起。窗外操场上隐隐奏起运动员入场乐，因为雨停了，虽然地面还很潮湿，按惯例却是要做课间操的，思哲他们推推搡搡地下楼。队伍集结完毕，却并不按惯例做操。高老校长在一片诧异下满面堆笑，先走上主席台干咳了声道：“老师们、同学们，今天就课间操的机会，我们请来了，呃——这个佳美电器行的老总余先生。”台下同学神色有异，好像责怪校长不该把商业俗气来玷污神圣的学堂。

为了让学生有更亲近的概念，老校长堆笑着换了称呼道：“也是我们高二（三）班余佳宝同学的父亲。余先生很是关注我们的教育事业，此次不辞辛劳，捐赠学校一批语音设备和图书，



大家掌声欢迎他来给我们讲两句话。”稀稀拉拉一片掌声，人们只是觉得送给学校的东西与己全无相干，仅好奇这所谓的余老板到底何许人，个个扯长了脖子兴奋地望。

上台的是个约莫五十来岁的脑满肠肥的矮胖子，脑门有点儿秃，像俯瞰下的喜马拉雅峰顶。正如大部分富态之人一样，他腆着个啤酒肚，由一位不知是秘书还是“小蜜”的年轻女性搀扶着，手上明晃晃的大戒脱不了的俗，虽是刚富没几天，半点不显新贵的彬彬儒雅，给人第一眼的定位活脱一个土老板。

“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”土老板开口就是吴越方言，光华中学自推行普通话以来，罕有地方语出没，况且这位余先生并不以上傲下，一律以朋友之江湖称道，无法不给人亲切感。下面一阵骚动。余老板身边那女子显然会错了意，把这骚动理解为对自己的迎迓，不免颌首斯文一笑，有如登台领奥斯卡女主角奖。思哲见那张脸，假得老实，直如余老板肚里的学问，天生丽质的女人无需那样打扮，真正要化妆的女人也不会那样修饰，口红太艳了，眼线太浓了，腮上的胭脂膏反把脸妆得干涸，就像一个失掉了水分枯瘪的苹果。思哲纳闷着沪上不缺名门淑媛，余老板却倾心于这等庸脂俗粉，若非大俗便是有情有义。

余老板本来少有在学校讲演的机会，这次站在了主席台上，自以为立在了文化之巅，情绪高涨，红光满面道：“你们是祖国的新一代，要好好读书，天天向上，多看好书，千万不要看乱七八糟的东西。”他说这话丝毫没注意到老校长拼命咳嗽的望风示警，依旧兴致不减道：“现在市面上的黄色书报 VCD 多得来，噫，”余老板做了个鄙夷的表情：“都是光屁股，不能看的。”

男生们已是脸露会心的微笑，女生们都还晓得红了脸，实在面色苍白的只好素手掩面，以防荼毒流散。老校长实在高估了余先生的内涵，万不料自己亲手为高雅文化掘了个坟，急得直搓手，好在救命的上课铃响，也不顾越礼之嫌，劈手夺过话筒道：

“余先生话语是贴近大众的朴实，也很幽默，今天由于时间原因，就讲到这，大家欢迎。”掌声雷动，隐隐还伴有叫好声，比

雅

文

集



先前热闹多了。

上海的高中并不实行男女同桌，虽是少掉了情窦纠葛的麻烦，也降低了异性同处的学习效率，可谓是利弊参半。不想高二

(三)班的小班主任颇有创意，让齐頔和余佳宝同桌，同是女性，对比度却大，齐頔落落寡合、清秀脱俗，余佳宝成日与混混为伍，俗到极点也脱了俗。这女孩被前卫的服饰包裹着，对于小男生来说属于背面看想犯罪，侧面看想撤退，正面看想自卫的那种，因为老子有钱，她是自费上的重点高中，全不把现行体制放在眼里。这两个人一个是心比西子多一窍；一个却浑若小子心尤甚，满腔巾帼气哪管得脂正浓、粉正香；不过两人关系很好，齐頔平日里教余佳宝功课，学校里有什么事情也替她担待，佳宝呢双休日闲暇时间亦会领着齐頔逛街购物。有促狭鬼道：长此以往比较危险，人们笑过一阵也自不再提。

因为父亲来学校作报告，余佳宝便不愿下楼做课间操，可是隔着教室的窗户玻璃隐约听见楼下的老子洋洋自得地丢人现眼，不禁愈想愈气，伏在座位上蒙了头掉眼泪。齐頔回来看不过了，软语劝慰她道：“好了嘛，为了你自费读书，你爸也不容易，又不是小孩子了，怏什么气呀？”说着递了纸巾替她拭泪，佳宝愈是撒泼卖痴了，头摇得拨浪鼓似的，衣襟袖口全是泪痕，嘴里说道：“谁让他花这个钱的，我又不稀罕。”

一会儿，思哲也上楼来，见此情状忙笑劝道：“我的姐姐，有什么想不开的，看看我吧，早上迟到大事不妙，待会儿不知是要被章老太清蒸呢还是油煎。”

齐頔指着他惊笑道：“你刚才叫人家什么的，是‘姐姐’，我没听错吧，不许抵赖，以后就这么叫了。”

思哲慌得摆手道：“你有没有文化，这是泛称，怎么能算呢？”

佳宝情急之下忘了哭，冷下脸道：“我就知道认我做姐姐委屈了你是不是？”

思哲红着脸嗫嚅道：“我哪里有这个意思，这么个款姐，我

